

籌辦夷務始末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二十三

同治三年甲子正月乙巳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據崇實等奏遵旨設法查提田興恕密陳各情並據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將駱秉章所致信函呈覽所稱田興恕在松桃一帶路途既有阻塞蹤跡亦無定向意欲總理衙門再與柏爾德密酌議先將田興恕罪名令貴州擬定迅速奏結一面將其提解達戍等語所慮不為不周惟此事前據總理衙門密片陳奏柏爾德密意稍活動時即奉機告以將該革員發往新疆不准復免即可立結自可無庸監禁以免稽遲而該公使覆稱擊問一節已告知本國此時擊問之人並未監禁

即擊問亦恐不實。必須監禁後。給予照會。以便寄知本國。即可
辦結。是該將軍設想所及。即總理衙門所業經商辦而未能首
肯之事。田興恕情罪重大。該公使應允僅止監禁。遣戍完案。實
屬萬不可失之機會。今拖延日久。再與執舌。強以所難。彼必仍
以礙難告知本國為詞。且恐謂中國盡屬虛言誑誘。乘機生釁。
頓翻前議。屆時該將軍等尚欲顧全國體人心。不知人將何所
措手也。著崇實。駱秉章。懷遵。上年十月二十四日密寄諭旨。迅
速設法。將田興恕查提到省。或即照駱秉章此次函內所擬。選
其平素相信之人。前往查提。先使之釋。然不疑。迨入川後。即行
羈禁。一面迅速奏聞。即可明降諭旨。宣示完結此案。川黔兩省

教民咸使聞知。當無異議。此事關係至重。崇實務秉。切不可
稍存推諉之見。再延時日。致誤全局。懷之崇實等原摺已留中
矣。

丙辰。署烏里雅蘇台將軍麟興。參贊大臣車林敦多布奏。
等前於十一月十二日。接准分界大臣將軍明誼等來
文。內開明年分界後。有關烏里雅蘇台所屬唐努烏梁海
遊牧。必須豫為查出卡內蒙古地方。急將地名咨覆。以便
換約後。安置唐努烏梁海人戶等語。並查前咨內有俄國
分界議單。內載自沙賓達巴哈起。因山嶺先往西。後往南
行至唐努鄂拉達巴哈。轉往西南。緣大嶺往東南。水流之

處為中國地。往西北水流之處。為俄國地。等語。等才等接閱之下。因不知唐努鄂拉達巴哈究係何處。所關唐努烏梁海地面究係若干人戶。究係若干。因為梁海地圖。已為將軍明謹帶赴塔爾巴哈台。實無查考。派令委署筆帖式雅爾哈前往唐努烏梁海印務處。查取該處原存烏梁海五旗總管所屬。並扎薩克圖汗賽因諾顏兩部落王貝子公扎薩克台吉等所屬烏梁海地圖。照樣繪圖。詳細覈對。該俄人議單內。並未載有自沙賓達巴哈向東南行走字樣。查圖中所繪沙賓達巴哈。似在唐努烏梁海各遊牧西北界。圖中並未載有唐努鄂拉達巴哈地名。僅見唐努烏梁

海總管瓦齊爾厄勒特貝子察克都爾扎勒遊牧內。迤北。有鄂爾山一處。著理印務總管興達遊游牧內。有前唐努山一處。總管卓都布遊牧西北。有中唐努山一處。後唐努山一處。此四處據圖中所繪。似皆在沙賓達巴哈東南。或該俄人即以鄂爾山為唐努鄂拉達巴哈。抑或以唐努山即為唐努鄂拉達巴哈。若以鄂爾山即為唐努鄂拉達巴哈。轉往西南行走。已聞唐努烏梁海總管瓦齊爾厄勒特貝子察克都爾扎勒游牧。若以唐努山即為唐努鄂拉達巴哈。不但該唐努烏梁海總管瓦齊爾厄勒特貝子察克都爾扎勒所屬人戶。全行包去。且與各總管地面人戶俱

有關。查唐努烏梁海總管瓦齊爾所管烏梁海十牛采
歷年共應交進

貢貂皮人二百二十九戶。厄勒特貝子察克都爾扎勒所屬
烏梁海人丁戶口大約亦在數千名口。兩項人戶通盤合
算。不下萬餘。其公共游牧處所大約南北在五六台。東西
在七八台。若於卡內尋覓處所安置。不但該唐努烏梁海
等處有缺。

貢物。且查卡內地。面雖寬。俱係奉

旨賞給。兩部王公扎薩克等世代住牧處所。各旗均分有一定界
址。若各處查勘。實非一時所能辦理之事。現據分界大臣

咨催甚急○才等再四商酌○若不請

旨飭下理藩院轉飭兩部落盟長等會議○僅由才等派員前往各
旗查勘○不但有需時日○且恐該王公等持有奉

旨賞給伊等住牧在先○臨時必致藉端推諉○縱使暫為允從○日後
難免滋生事端○惟有請

旨飭下理藩院轉飭扎薩克圖汗寨因諾顏兩部落盟長○以及各
王公扎薩克台吉等趕緊妥為會議○讓出地面○俟該盟長
等將所讓地面議妥○開清地名界址○加具印甘各結呈報
前來○才等再行派員前往所報之處○詳細查明○可否安置○
一面恭摺奏

聞一面飛咨分界大臣等酌量辦理。
御批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查議具奏。

己未閩浙總督左宗棠福建巡撫徐宗幹奏。臣等准總理
各國事務衙門咨據福州關稅務司美理登申請。以臺灣
府打狗港雞籠口三處添設正口子。設立司稅經理。有
益稅課。飭卽妥議會奏開辦等因。卽經飛飭臺灣道府體
察情形。速籌詳辦。並剴派副稅司前往會同試辦。會摺馳
奏在案。茲據署臺灣道陳懋烈。署臺灣府知府葉宗元。會
同通商委員延平府知府補用道馬樞輝會稟。臺灣本非
通商口岸。自咸豐九年美國使臣靖照和議條約。在臺灣

開市完稅。奏定以淡水之滬尾口為美國通商馬頭。十一年六月。英國領事官鄒和到臺。因鹿耳門外水淺潮大。不能停泊。由打狗港登岸。晉郡察看臺灣府城海口淤滯。船隻不能收泊。難作通商馬頭。亦定謀淡水之滬尾設關。已於同治元年六月二十二日間辦。茲美埋登擬在府城添設正口。不至鹿耳門。本地商船尚不能出入。洋船馬能進泊。若洋船有在鹿耳外寄稅。不免偷漏情事。則打狗港相距水程不遠。似可責成該處委員派撥巡船。認真巡查。或押令徑赴打狗港。卸後港盤驗。並移行文武汛口。暨出示曉諭內地商民。不准與鹿耳門外寄稅洋船勾通貿易。

易其弊可絕。不必在府城設口也。惟雞籠頭與新後港既有洋船停泊。應一律添設子口。均歸滬尾正口管轄。至稅務司所擬章程。應俟試辦之後。隨時察看。同應需經費。另行會議京辦等情。由省局司道覈詳請奏前來。臣等伏查臺灣海口。既經查明淤淺。應請毋庸設口。現在淡水廳所轄之雞籠一口。已據具報於同治二年八月十九日間關。啟徵。作為滬尾外口。其鳳山所屬之打狗港。即新後一口。應遵照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原咨。一併作為外口。徵收洋商進出口正稅。並復進口半稅。統歸淡水滬尾正口管轄。惟新後港相距滬尾較遠。仍由臺灣道府會同辦理通商。

委員查勘。在於拆復酌設員役稽徵所收稅銀就近解存
府庫。歸滬尾造報。如有洋船在府港口外停泊。由管口委
員移令地方官押令歸於拆復港。盤驗徵收。以杜偷漏。
御批。該衙門知道。

丁卯。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同治三年正月十五日。
軍機處鈔出署烏里雅蘇台將軍麟興等奏稱。准分界大
臣等咨。查勘安置唐努烏梁海人戶地面等因。一摺。奉

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查議具奏。欽此。臣等查西北邊界俄人蓄
意侵佔已久。咸豐十年間。乘我倉卒。要求立約。嗣俄國使
臣興明雅等在塔城會議。堅稱按照和約。必應以常任卡

倫為界。並送來議分清單。經明誼等再三駁辯。該使不遂所欲。忿怒回國。並言將來祇好帶兵強占。明誼等復屢次給該國西悉畢爾衙門照會。催其派使再來公平會商。疊據照覆云。送來議單。萬不能稍有所讓。卽再行會議。亦屬徒勞。遂遣兵在各卡倫外尋釁滋擾。臣等每接明誼等咨報。卽面與該國住京公使辯論。並因條約內有往西直至字樣。遂給與照會。專指往西為一層。直至為一層。又以前住二字與長住不同。與之反覆講解。該使總執定非條約本文之義。迨至詞窮。則云漢文為繙譯錯誤。復屢稱此事。總由該國分界大臣主持。故意推諉。正在往返詰辯間。據

伊犁將軍常清奏報○俄人闖卡撲營○間破接仗○該處餉缺
已久○恐難支持○請

飭分界大臣迅速定議等因○並據麟興奏咨○烏梁海各蒙古膽小
無能○斷不能恃其齊心禦侮等語○臣等以該國住京公使
向辦各事○均係迫不及待○獨公界事宜○兩年以來從未催
辦○是該國早年暗中侵占○已有牢不可破主見○既據各該
處臺次奏報餉絀兵單○戰守兩難○誠恐兵連禍結○不可收
拾○各該處既不能力遏兇鋒○因權利害之輕重○於上年七
月間奏請

允准照該使議單辦理○並於年底軍機處鈔交寄

諭明誼等。速即知照常清解。饗廣風等。速將所屬蒙古烏梁海及
哈薩克。希魯特。一併豫籌安置處所。妥擬章程辦理。至伊犁各
城有礙蒙古人等生計數處。能否令俄國讓出數百里。以便安
置此項人眾之處。並著明誼等於該使臣會商時相機辦理。毋
稍拘執等因欽此。欽遵在案。茲查麟興原奏內稱。俄人議單所
載。唐努鄂拉達巴。哈。烏里雅蘇台所屬唐努烏梁海實無
其地名。或即指鄂爾山。抑或指唐努山。於各蒙古等地面
人戶俱有關礙。擬請理藩院轉飭扎薩克圖汗賽因諾顏
兩部落盟長。以及各王公扎薩克台吉等。議出地面。再行
酌量辦理等語。臣等查唐努鄂拉達巴。哈係指何山。該處

尚難指定。臣等更無從懸揣。惟該署將軍所慮間礙地方人戶。被其包去等情。則勢所必然。因思前來寄

諭。有伊犁各城有礙蒙古人等生計數處。能否令俄國讓出數百里之語。又查東界被俄國侵占地方。其條約內有仍准中國人照常漁獵之語。明誼等如能遵奉寄

諭。將烏梁海等處亦令其一律讓出數百里。以便安置此項人眾。則該處雖被俄國侵占。尚可留有餘地。於該蒙古等生計似不無小補。應由明誼等與該國分界使臣反覆辯論。告以此係為該國計畫。恐各蒙古地面全行包去。伊等心懷不甘。勢必激生事變。於該國反為有損。即分界之人亦難

解貢。不若讓出一帶。使蒙古等不致窮蹙無歸。一則可全兩國交誼。二則可免以後變端。如此婉與會商。暗為聲動。或可冀得一當。如勢必不能。抑或仿照東界辦法。與立字據。分界後該處仍准中國人照常游牧。雖西界條約並無此語。惟查俄使前給明誼等照會。有從前阿勒坦淖爾烏梁海蒙古等。應由兩國同在伊等之內。彼此商選好人為官等語。似可就此言乘間而入。向該使告以該處前屬中國。既係公同放牧。後歸俄國。一切

朝貢放牧。亦應仍照舊章辦理。儘能如此。則地雖被俄國侵佔。人仍中國管轄。似較之各營蒙古等紛紛內徙。或因無

地安置。或因辦理不善。別滋事端。尚為稍勝一籌。惟夷性
堅韌。從前潛行蓋房。久圖侵占。迨至庚申年來京。乘我多
故。堅要定約。每與議及分界。動指條約既定。萬難改移。並
稱分界大臣計畫。與條約絲毫不背。臣等與該住京公使
辯至年餘。實古敵骨。總不能挽回條約於萬一。現在臣
等所擬讓地安置。及仍聽漁獵兩層。祇期爭得一分。即收
一分之益。若該分界使臣仍執條約。堅不允從。到萬難為
力之際。其被包去蒙古等部落中。有誓志歸誠。堅心內附
者。即須趕緊查明妥辦。屆時儘趕辦不及。務與該國分界
使臣言明。將來陸續內遷。應從民便。不得以今日分界。明

日即為俄人強行攔阻。並先索取憑據。以免該國日後有收納逃人藉口尋釁情事。其礙難內徙之人。亦無庸相強。應查照臣衙門前照會該任京公使。將來被分各項人眾。勿令失所。該公使照覆已經遵辦之語。與該分界使臣再行申明。對眾宣布。使各蒙古等知中國眷念甚厚。毫無棄之意。庶該蒙古等感念舊德。不致生心滋事。相應請旨飭下明謹等悉心籌度。竭力圖維。不得以事處兩難。稍存諉卸之意。至麟興等所稱各旗均分有一定界址。若各處查勘不但有需時日。且恐該王公等藉端推諉。亦係實在情形。惟查卡內地面。雖均係前來。

旨賞給該兩部王公等游牧處所。但為地甚寬。諒不無開曠之區。應如該署將軍所議。請

旨飭下理藩院轉飭該兩部落盟長。以及各王公扎薩克台吉等。趕緊妥為會議。於分定界址中。各劃出若干里。以備此項人眾遷徙。議定後。卽開清地名界限。加具印甘各節。徑行呈報該署將軍轉咨分界大臣酌覈辦理。此係臣等因該國使臣不日到塔城會議。誠恐其始終狡執。必須有內使之人。一時趕辦不及。豫籌安插處所。明誼等不得因臣等業經請

旨。飭下該王公等會商擇地。遂存避難就易之心。不肯與該使將

前議各節極力剖辨。以弭後患。其俄人議單所稱唐努鄂
拉達巴哈。若果係指鄂蘭山而言。自無庸更議。僕或以為
卽唐努山。明誼等務須力為駁辯。議單內行至唐努鄂拉
達巴哈一語。明明係指唐努烏梁海境內之鄂拉達巴哈
而言。非離開鄂拉。概指唐努達巴哈而言。毫無疑義。且唐
努山既有前中後之分。則絲互里數甚長。該分界大臣明
誼等責無旁貸。更當詳為考覈。於如何稍為有益之處。與
之設立界牌。切無任其含混。致令侵占愈多。總期於無可
挽回之中。以求得尺則尺之效。是為至要。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前因麟興車林敦多布奏稱准分界大臣

咨催查勘安置唐努烏梁海人戶地面一摺當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查議具奏茲據該衙門奏稱俄國議單所載唐努鄂拉達巴哈雖據麟興等奏稱未能指定何山而該處地方人戶被其包去等情則勢所必然請飭明誼等援照東界條約令俄人讓出數百里安置此項人眾如勢必不能或仿照東界辦法分界後仍准中國人照常游牧若俄使仍然不允被其包去蒙古等部落中有堅心內附者務與該國使臣言明准其陸續內遷不得攔阻並先索憑據以免日後藉口尋釁各等語西界蒙古等部落百餘年來誠心效順現雖因俄國分界駁駁被其包去而朝廷實無棄棄之意明誼等與該國使臣議界時能令其將

烏梁海等處讓出數百里。安置此項人眾。於該蒙古等生計庶有裨益。僅此節竟不能辦。即可仿照東界辦法。與立字據。分界後。該度仍准中國人照常遊牧。雖西界條約並無此語。而俄使前給明誼等照會。有從前阿勒坦淖爾烏梁海蒙古等。應由兩國商選好官等語。即可就此乘間而入。與之商照舊章辦理。惟俄性堅韌。萬一堅執條約。不肯通融。其被包去之蒙古等部落。中有曾志歸誠者。卽須趕緊查明妥辦。儻趕辦不及。亦當與該國分界使臣議明。准其陸續歸還內地。不得強行攔阻。並向其索取憑據。以杜日後收納降人藉口。存釐之惠。明誼等與該使臣申明此議。仍當宣示於眾。俾各蒙古等咸知中國眷念之意。

不至生心滋事。明誼等身膺邊疆重寄。總當悉心籌畫。竭力圖維。以期挽回一分。卽受一分之益。不得因有總理衙門此奏。遂存避難就易之心。至麟興等所稱各旗均分有一定界址。若各處查勘。不但有需時日。且恐該王公等藉端推諉等語。自係實在情形。本日已諭令理藩院轉飭札薩克圖汗賽因諾顏兩部落盟長等趕緊妥為會議。讓出地面。開清地名界址。徑報麟興等酌量辦理矣。至俄國議單所載唐努鄂拉達巴哈。如果卽係鄂蘭山及唐努山。則不但唐努烏梁海所屬人戶。全行包去。且與各總管地面人戶俱有關礙。明誼。明緒。麟興。卓林款多。廣鳳。奎昌等。仍當詳為考覈。於會議時儘力駁辯。得尺則尺。得寸

則寸不可稍有畏難違就之心。伊犁卡外俄人情形若何仍著常清隨時偵探。嚴密防範。毋稍大意。

人

諭著烏里雅蘇台將軍麟興等。查勘安置烏梁海人戶地面一摺。著理藩院飭令扎薩克圖汗賽因諾顏兩部落盟長。以及王公扎薩克台吉等。趕緊妥為會議。於分定界址中各畫出若干里。以備此項人眾遠徙。議定後即開清地名界限。加具印甘各結。徑行呈報烏里雅蘇台將軍。由該將軍轉咨分界大臣酌量辦理。

恭親王等又奏。本月十九日。軍機處交出閩浙總督左宗

崇等奏臺灣府城未便設立稅口等因一摺奉

旨該衙門知道欽此。據原奏內稱臺灣海口查明淤淺。應請無庸
設口。其雞籠一口。據報開徵作為滬尾外口。其打狗港一
口。一併作為外口等語。臣等查上年五月間。據通商大臣
李鴻章來咨。據福州稅務司姜里登申稱。淡水雞籠打狗
臺灣四口。每年進口洋藥甚多。請以雞籠作為淡水子口。
打狗港作為臺灣子口等因。查該所請於通商條約及各
關現徵子口稅之法。尚相符合。較與另請添設口岸有閒。
自可准將雞籠打狗二港作為子口。以杜偷漏而益稅課
等語。當經臣等公議。以子口祇應徵收半稅。如雞籠打狗

二口果於稅務有益。若任洋船私自進出。偷漏走私。不若作為外口。徵收正半各稅。仍歸正口報解。咨行福州將軍會同該督撫臣妥議。如無滯礙。卽行奏明開辦。茲據左宗棠等查明具奏。淡水一口。早經開辦。雞籠打狗二處。均可作為外口。惟臺灣府城海口。查明淤淺。難以開辦。臣等查臺灣准其通商。係載在條約。能否變通辦理。必須與各國住京使臣會商。方能定見。總稅務司赫德。於各口情形熟悉。各國使臣亦頗相信。現在赫德俟天津開河後。卽可來京。擬俟該總稅務司到京後。臣等督同商辦。

御批知道了。

庚午江蘇巡撫李鴻章奏常州城大兵數稍單未能遽圍
合圍而賊勢漸衰亟須設法攻打探聞李秀城仍勾洋匪
赴滬購奪小輪船駛入太湖以備窺擾臣正在嚴飭查禁
適戈登與總稅務司赫德自崑山來蘇謁見謂與臣解釋
前憾再商協勦先是臣疊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密函以
英公使初欲臣挽留戈登嗣接戈登及英總譯梅輝立等
來信於蘇城殺傷偽王一事忿恨不平屬臣在外相機調
處臣深知戈登性情無常而急於見功彼自克復蘇城時
偶與臣意見參差遂聲稱舉兵構釁臣處以鎮靜置不與
較英提督薄朗屬今常勝軍駐崑山不歸臣處調遣自是

戈登不通往來兩閱月矣。臣亦若無其事。該軍月餉及賞
卹雜支銀兩。仍竭力支應。彼見臣毫無掣肘之嫌。臣軍又
獨克無錫。全匯。平望。平湖。乍浦。海鹽。嘉善各城。並不借該
軍之力。未嘗不感動而愧悔也。因赫德來蘇之便。臣而屬
轉致戈登善為解說。戈登乃於十二月二十五二十九日。
兩次來謁。臣迎機開導。願告奮勇。由無錫進勦宜興。以扼
洋人濟賊之路。兼助官軍攻常之勢。自不得不允其請。藉
敦和好而維大局。正月初旬。英總督梅輝立自滬馳書。責
戈登以負約。將來薄誦。由香港回滬。必不謂然。戈登竟不
之顧。於正月十二日帶隊由崑起行。次日過蘇城。謂臣曰。

如公使有信寄我。求勿速交。俾得專心打賊。又請巨派提督郭松林一軍。並堆揚水師數營。與之同進宜興。巨當飭李鶴章調派郭松林所部六營。黃中元。滕嗣武五營。及王東華。成俞卿。鄧長畧。水師三營。與常勝軍會合進剿。並屬李鶴章郭松林等。曲意聯絡。俾為我用。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李鴻章奏。近日軍情一摺。李鴻章現因戈登悔過輸誠。飭令會合郭松林等軍進搗宜興。以扼洋人濟賊之路。所辦甚是。惟戈登性情無常。該撫當密飭郭松林等妥為聯絡。駕馭。藉敦和好。而維大局。

二月丙子。烏里雅蘇台將軍明誼等奏。等於十二月十

六日承准議政王軍機大臣字寄。同治二年十月十九日。

奉

上諭。前曾疊次寄諭明謹等。飭令早將分界事宜辦結等因。欽此。

拏等當即遵

旨。將伊犁將軍常清行查原文檢出撤銷。並撤調汗爵綽坦公阿吉之子住那木儉。台吉迪納雜爾等。先後來城。將前仍准綽坦承襲汗爵之

諭旨宣示。綽坦跪聞。

恩命。俯伏碰頭。聲言嗣後惟有竭盡犬馬之忱。以期仰報

高厚。懇祈拏等轉奏等語。復據綽坦台吉迪納雜爾等當堂親述。

同字各一紙。切實聲明真心內附。惟因伊犁現在卡外位
牧。將來若允俄人以常住卡倫為界。伊等無處游牧。懇給
地方。等善言激勵。以堅其心。並告以現派委員前往南
北卡內履勘地方。以便將來安置爾等人眾。該汗等聞之
尤為感悅。等派委營務處章京富勒獎音圖委營長巴
霞二員帶同該汗台吉等分赴南北兩路周查。面屬該員
等各將卡外之地詳細履勘。究係有無地方安置。據實呈
報。以便酌辦。等疊奉

上諭。飭令准照俄國使臣議單。迅辦分界事宜。已於十月十七日
將准照該使臣議單辦法原委照錄知照。並約其明年派

員前來換約。茲於十二月十八日復據伊犁將軍常清咨
鈔奏。彙內稱俄人目下堅持常住卡倫一語。與我為難。才
等若堅持拘泥。扼兵相守。不但未可常恃。即今稍獲勝仗。
而兵連禍結。終無了期。若竟任其肆意侵占。得步進步。則
匪特目下不能相安。數年以後。何堪設想。查伊犁地勢遼
闊。雖有地圖可循。南北袤延二千里。即本地上著之官紳
居民。亦難以頃刻定論。遂派出領隊大臣五台。先後出境。
屬其各按所轄地面。詳細履勘。何處有礙。何處無礙。據實
呈報。現在尚未回城。俟查明再行覈辦。總而言之。其西南
夏季卡倫之外。由北至南。沿河順嶺。地勢畧形寬闊。目前

分局尚可相安。至索倫營地面。該使臣單內有灣入向內者。則相距僅二十餘里。實偏處此。何能草草允其議分。若該使臣不聽善言。一味強橫。不但自後必受大創。卽目前難免交兵。蓋索倫之身家性命。以及牧養耕種之所需。皆寄於土。何肯袖手讓人等因。等閱該將軍此奏。雖係仰體

朝廷不得已之苦心。意欲速籌辦結。然一味含混。仍未及早將究應如何安置議分辦法。實切指明。俄國西悉畢爾衙門。既疊見京城及等約派使臣前來換約。計俄人急欲得地。明年二三月間。必來換約。儻令守候。該使臣必以等

等不遵前

旨。有推諉延宕。勢必因此決裂而去。進兵犯卡。以為釁由我起。才
等冒瀆陳明。儻該使臣來時。尚未奉准總理各國事務衙
門示覆。及常清查覆切實情形。惟有力將烏科二城之烏
梁海蒙古。及塔爾巴哈台內服之哈薩克住牧之地。仍照
原約第一條所載。東省地界。有中國向來住牧者。准其照
舊住牧漁獵。可符此次

諭旨。准該使單子定議。仍令各夷人蒙古不致失所。至伊犁之哈
薩克。布魯特。首鼠兩端。人所共見。常清摺內已經奏明。並
稱一面招徠撫輯。毋失其心。該將軍通權達變。加意妥辦。

自胃有庚竹。其索倫等營居住卡內。游牧耕種。多在附近卡外。亦可援照東省第一條約與之講論。似尚有辭。但俄性貪詐。今已得利。恐其將來會議時。百折不回。若遵

旨換約。其烏科二城及塔爾巴哈台卡內。尚可暫為安插。惟伊犁有礙之處過多。恐換約後。所有四愛受人等生計攸關。難免構釁。若不准照議單換約。勢必立成決裂。更為不了之局。等處此兩難之際。惟有請

旨可否照單換約之處。伏候

聖裁。再查伊犁將軍常清行來摺彙。內稱塔城議定分界之後。明宜回任經由之路。距伊犁僅十餘站。可否請

旨飭下明諭令其會同該使臣前來伊犁商辦一切一經議准章程便無反側諒俄人亦樂於有人介紹大局可定入稱彼時塔城已定明緒亦必即履伊犁新任等得此襄助實與公事有裨等語查前經奉

旨伊犁分界事宜著該將軍知會明誼等由塔爾巴哈台議定以歸畫一等因欽此若已與換約自係已經公同議定之後該使豈肯復往伊犁商議此案無論如何完結總不可稍有反覆常清奏請往伊犁會商定立章程之處似與此事無濟明年如已換約所有四城均有招徠撫輯安置一切要事不獨明誼亟須回任會同烏科參贊大臣妥為籌辦即明

緒亦不能遽置塔城善後事宜於不問。何能即赴伊犁。該將軍既已入

告。才等謹將愚昧之見縷晰陳明。前閱該使臣呈出地圖。內註應由常住卡倫及山嶺大河為界之限。自伊犁所屬之穆蘇爾山嶺起。向西南順蔥嶺至浩罕邊界止。才等更不能悉其經由與南路各城。有無闕礙。已飛咨常清。迅即飭查明確。妥為安置。

御批。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議奏。片併發。

明誼等又奏。才等於十二月初二日。據署庫爾喀拉烏蘇領隊大臣文永咨稱。該處所屬古爾圖迤北沙山子地方。

忽有北路哈薩克一千餘人入境住牧。當經派員往查。詢據哈薩克頭目哈孜擺等會稱。我們哈薩克共有十二蘇穆。向在塔爾巴哈台西山住牧。近因俄人滋擾。除已投順俄國之哈薩克八蘇穆外。下剩我們四蘇穆人。不願投順。俄人不容存身。情出無奈。逃出山外。投奔此處。暫時游牧。懇祈轉行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指給安身之地。我們情願蓄髮當差。萬不敢另有異心等語。據此咨覆酌辦。前來。岑明緒等查現在內服之哈薩克等。均在卡外附近地方住牧。並無據報有俄人前來滋擾情事。且汗爵緯坦等來城。亦未聞有此等情形。此項越境之哈薩克等。恐係從前

已投俄國之人。因躲避差徭。逃往彼處。或係俄人驅使該
哈薩克四出窺伺。均難豫料。除飛咨庫爾喀喀拉烏蘇
領隊大臣。委派委員前往稽查防範。以杜覬覦。一面剴飭
履勘地界之章京富勒斐音圖。順路先赴該處會同庫爾
喀拉烏蘇委員確查詳詢。究係何處所屬之哈薩克。及有
無窺伺情形。據實呈報。聽候酌辦。

御批覽。

庚辰。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同治三年二月初五日。
軍機處鈔出明誼等奏。遵飭迅辦分界事宜一摺。奉

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議奏。片併發欽此。查臣等於上年十二月

二十日曾經據奏西界之事。雖前已奏明允准照俄國議單勘分。惟給該國住京公使照會內。仍有妥商照辦之語。明誼等於會議時。應妥為商辦。復於本年正月二十五日。議覆麟興等奏查勘安置唐努烏梁海人戶地面摺內聲

明請

旨飭下明誼等於俄國分界使臣會議時。如能欽遵寄

諭。將烏梁海等處令俄國一律讓出數百里。以便安置該蒙古等。或仍照東界成案。將該處作為中國人照舊游牧處所等。因各在案。茲查明誼等原奏內稱。僮該使明春來時。等。尚未接准常清查覆切實情形。惟有力將烏科二城之烏

梁海蒙古及塔爾巴哈台內服之哈薩克住牧之地。仍照原約第一條所載。東省地界。有中國向來住牧。准其照舊游牧等語。與臣等前奏大畧相同。如果該使堅不從讓地之議。自應如該將軍所擬辦理。但此究係第二層辦法。總以設法令其讓出一帶為妥。該將軍等不得因有此一說。遂存畏難之見。不與該使力行辯駁。所稱常清奏案內。稱伊犁之索倫等營居住卡內。而游牧耕種多在附近卡外。若援照東省第一條與之講論。似尚有辭。但俄性貪詐。今已得利。恐將來會議時百折不回。若遵

旨換約。其烏科二城及塔爾巴哈台卡內。尚可暫為安插。惟伊犁

有礙之處過多。恐換約後所有四愛曼人等生計攸關。難免構釁。若不准照議單換約。勢必立成決裂。更為不了之局。處此兩難之際。惟有請

旨。可否照單換約等語。臣等查伊犁之索倫等營。其耕種游牧。既在附近卡外。自未便任俄人全行侵占。致該兵丁等生計日蹙。該將軍等當欽遵去歲十二月二十八日寄

諭。令俄國讓出數百里。安置此項人眾。儻勢必不能。抑或援照東界辦法。與之反覆詰辯。俾立字據。以免日後無數波折。儻該使仍復恃強一味狡執。或藉口中國已與該住京公使言定。准照議單分界。不能稍有所讓。該將軍等即須折以

臣衙門前給該住京公使照會內。明明有妥商字樣。所謂妥商者。原指議單有不妥之處。應再商酌。况從前該國分界使臣博補考。亦有不必盡照議單之語。是以總理衙門與住京公使照會內。始有妥為商辦之議。如此多方與之辯論。庶於讓地安插及照舊游牧二者。或居其一。惟此次明誼等摺內所敘常清咨送奏案內稱各節。查臣衙門並未據常清咨送此案。是伊卑切實情形。臣等及明誼等既未能盡悉。而臨時機宜。臣等又不能懸揣。且該住京公使又復疊稱該國派有分界大臣。此事盡由該分界大臣主持。經臣等先後據實陳明。恭讀上年十二月十六日奉

諭飭令明誼等相度時勢。速行辦詰。一切操縱機宜。

朝廷不為遙制。是事處兩難。早在

聖明洞鑒之中。然無論如何辦理。均慮豫為圍謀。以為臨時依據。

相應請

旨飭下常清。速將伊犁所屬地方。究應如何安置。議分切實咨
覆明誼等查照辦理。並請

飭下明誼等。如該使前來時。已接伊犁覆文。議分地面。若與索倫
等受曼生計。無大妨礙。或別有安插處所。即可相機辦理。
速為了結。儘萬難任其占路。或與該使商議。先行勘分烏
科二城。及塔爾巴哈台所屬邊界。其伊犁境內。暫從緩辦。

抑或查照臣等以上所言虛與委蛇以期徐圖補救總宜妥為籌度。固不可於原約之外聽其稍有侵占。亦不可使其稍有藉口。藉端決裂。是為至要。至該將軍等片奏內稱庫爾喀拉烏蘇所屬古爾圖迤北沙山子地方。有北路哈薩克千餘人入境等因。其有無窺伺情形。及將來或撫或逐。自應由該將軍等酌量妥辦。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前因明誼等奏遵籌迅辦分界事宜。當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議奏。本日據該衙門覆奏請飭明誼等妥為籌度一摺。前據麟興等奏科布多等城分界事宜。所有烏梁海等處地方。業經諭令明誼等於會勘分界時務令俄人讓出

數百里。以為該蒙古等游牧之地。為第一要義。勢必不能再思其餘辦法。此次據該將軍奏籌辦分界事宜。所擬烏科二城辦法。與前日寄諭大致相合。惟伊犁一城較難辦理。且未接准常清查覆情形。請旨遵辦各等語。烏科二城辦法。前已諭令該將軍等務與該使力行辯駁。令其讓出一帶。不可稍存畏難之見。必不得已再思其次。至伊犁之索倫等營。其耕種游牧。既稱均在附近卡外。儘令俄人侵占。該四愛曼人等生計攸關。難免構釁。即著常清迅將伊犁所屬地方。究應如何安置。議分切實咨覆。明誼等查照辦理。如議分地面。與索倫等愛曼生計無礙。即著明誼等於該使臣前來時相機辦理。速為了結。儘萬難令其

占路該將軍等仍當遵照上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寄諭令俄國讓出數百里安置此項人眾抑或援照東界辦法仍准此項人眾照常游牧與之反覆辯詰俾立字據以免日後波折如該夷藉口中國已與該住京公使議定不能稍有所讓明誼等即告以總理衙門前給該住京公使照會內原有妥商照辦之語自因議單原有不妥之處尚應會同商酌且從前該國分界使臣博補考亦有不盡照議單之說伊犁等處所分地界既於索倫愛曼等生計有礙則兩國自應按照照會內妥商以期彼此均有裨益夷情雖屬狡詐該將軍等惟當查照總理衙門措內辯駁各情與之反覆辯論庶於壤地安插及照舊游牧二者或

居其一。儻該表於此二者均堅執不允。或即將烏科等城邊界先行勘分。其伊犁境內暫從緩辦。以期徐圖補救。總之分界事宜。固不可於原約之外聽其稍有侵占。亦不可使其稍有藉口。藉端決裂。明誼等摺內所敘常清咨送奏案各節。至今尚未見常清奏到。此摺係何時拜發。沿途有無遲誤。均著常清明誼等查明具奏。明誼等所稱不能照常清所擬會同該公使前赴伊犁等節。自係實情。卽由明誼等斟酌妥辦可也。總理衙門摺。著鈔給閱看。

癸未。湖南巡撫譚世臨奏。據鎮單鎮道稟稱。目前楚省鳳凰各邊十分喫重。查有前貴州提督田興恕由四川赴黔。

行抵楚境。其所部尚有勁勇二百餘人。部將田連考亦尚有三百餘人。若令招募數營。駐防黔楚交界之處。當可得力等語。臣維黔省下游郡縣。大半淪為賊窟。湖南西路沿邊數百里。與黔疆犬牙交錯。到處宜防。田興恕在黔數年。下游羣賊尚多畏其聲威。其驍勇善戰。原係將才。祇因左右近習之人。交為阿諛。無所嚴憚。以致漸形驕侈。獲咎後。聞已自悔前非。日思立功自贖。該員於黔省地形賊勢。皆所周知。果能改過自新。猶可以策馳驅之效。臣已令其募勇千人。並令其將從前隨營不能得力之員弁。悉數裁汰。嚴整營規。分駐鳳凰各邊。辦理防務。仍保明黔省情形。相

機援勒合無仰懇

天恩俯念黔楚邊界軍務緊要。准將田興恕留楚帶勇。以觀後效。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憚世臨奏請留田興恕辦理鳳晃防務一摺。覽奏不勝詫異。田興恕殺害教民一案。法國使臣哥士耆。及柏爾德密。從前均主抵償之說。詞意甚屬決絕。迨經總理衙門援引中國逢恩減等之例。與之極力剖辯。柏爾德密意漸活動。惟稱拳問之人並未監禁。必須監禁後。照中國例辦理。給予照會。方可辦結等語。此事已有轉機。仍須慎密。未便令各教士等知其底蘊。致有阻撓。是以疊經密諭崇實。賂東章。將田興恕查提到川羈禁。以為拳問確據。並令勞崇光。張亮基。迅速查辦奏

結田興起在黔數年。未嘗不著有戰績。惟其驕侈荒淫。貽誤軍務。臺被彈劾。若律以軍法。原應從重治罪。第既有牽涉外國之案。則又不得不曲予矜全。以維中國體制。田興起既知自悔前非。自應聞命卽行。赴川聽候查辦。豈可逍遙市外。疑畏不前。致令可以通融了結之案。枝節復生。又成固結不解之禍。憚世臨在楚有年。豈不檢閱田興起此案原委。乃必欲為田興起飾詞。瀆奏。意圖見好。顧僚友之私情。忘國家之大計。為封疆大臣者。豈可如此耶。著傳旨嚴行申飭。並著憚世臨派員將田興起押解入川。聽候崇實。駱秉章查辦。或選其平日相信之人。密告以朝廷曲全之意。使之知感知懼。恬然就道。儻該撫不能督令田

興起赴川。仍任其違旨逗遛。必惟憚世臨是問。至鳳是邊界緊要。湖南武弁中豈無一人可派。必欲用一斷不可再往之田興起。辦防。不知憚世臨是何居心。著該撫另選妥員。酌撥勁旅。前赴該處扼要堵截。其田興起所帶之勇。及該撫令其新募之勇。並著留於湖南。以厚兵力。毋令田興起攜帶入川。致外國人有所藉口。另生枝節。憚世臨接奉此旨。只許親自折閱。詳慎妥辦。不准幕友及湖南紳士得以與聞。卽該撫選派田興起相信之人。亦應擇其慎密可靠者前往。儻機事不密。致令稍有傳播。必將憚世臨治罪。決不寬貸。

江蘇巡撫李鴻章奏。臣派郭松林等營會同戈登李恆嵩

之常勝軍進勦宜興。李鶴章又派總兵楊鼎勳合擊。正月十九日，戈登會合各軍，至宜興城下接仗，斃賊無數。二十一日，戈登、李恆嵩、郭松林等分攻各門。二十三日，攻破東門外賊營。是夜，賊開西門而逃。戈登飛騎與郭松林等併力合擊。於正月二十四日卯刻，克復宜興、荆溪縣城。戈登欲圖自效，奮勇神速，所向克捷。俟常郡克復，再行彙案請

旨優獎。

諭內閣：李鴻章奏官軍攻克宜興、荆溪縣城一摺。逆匪分股占踞江蘇宜興、荆溪縣城。經李鴻章派令郭松林等各營會同戈登、李恆嵩進勦。李鶴章入令楊鼎勳率隊合擊。正月二十四日，將

宜興荆溪縣城克復。戈登奮勇神速。所向克捷。著侯常郡克復。與楊鼎勳等一併崇崇請獎。

乙酉。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前因田興恕殺官教民。可以將就辦結。惟必須將其先行監禁。疊經諭令崇實。駱東章。將田興恕查提到川羈禁。以為擊問確據。並令勞崇光。張亮基。迅速查辦奏結矣。昨據憚世臨奏。黔省發逆及苗教各匪猖獗。田興恕由四川赴黔行抵楚境。懇請留楚帶勇。辦理鳳凰防務。已令其募勇千人。一摺。所奏殊堪詫異。已寄諭該撫嚴行申飭。並責令該撫派員押解入川。聽候崇實。駱東章辦理。田興恕之案。若再耽延不結。

非惟錯失機會。且恐大起波瀾。覽惲世臨所奏。是田興恕現尚徘徊於黔楚之間。且仍令帶勇。尚復成何事體。惲世臨接奉昨日寄諭。諒不敢不欽遵辦理。著崇實。駱秉章。迅飭前次所派查提田興恕妥實可靠之員。會同惲世臨所派之員。馳赴該處。設法仍將田興恕押解入川。卽行監禁。迅速奏聞。慎毋令其逃回黔境。致令又生枝節。其如何設法。選派田興恕平日相信之人。先行告知底氣。俾免驚疑之處。著該將軍等會商惲世臨妥辦一切機宜。悉遵上年十月二十四日。本年正月初三日。兩次寄諭辦理。毋稍遲緩。昨寄惲世臨密諭一道。著鈔給公同閱看。

辛卯。兩廣總督毛鴻賓奏。正等於本年正月十四日。承准

議政王軍機大臣字寄。同治二年十二月十四日奉

上諭。羅悖衍奏。方紳勾通外國。勒還鉅款。請收回印票。以杜後患。

一摺等因。欽此。仰見

聖主於思患豫防之中。寓寬大不苛之意。準情察事。仁至義盡。臣

等遵查。故紳伍崇曜。號稱巨富。咸豐八年前。督臣黃宗漢

勸派捐輸。託稱籌借銀三十二萬兩。約明六釐行息。半年

為期。指在海關稅項下撥給抵還。給與海關印票。分交各

借戶收執。其時並未有借自美國之說。迨同治元年十一

月。始據美國領事裨理。以該國旗昌行出名申陳。追討經

前署督臣晏端書奏明。自同治二年八月起。按月由海關

扣還。以未奉准部文。尚未起扣。臣等蒞任之初。體察情形。知為該紳託辭。即經據事指斥。以中國借貸洋商銀兩。約期歸還。不能稍逾時刻。豈有約期半歲。而遲至六年。尚能支展之理。且黃宗漢借之伍氏。祇知其為伍氏貲財。伍崇曜轉借之洋商。並未據將洋商聲說。是洋商僅能索之於伍氏。伍氏始可索之於官。此項即果出自美國。亦斷無不由中人徑向官索討之理。所以自同治元年申陳一次以後。至今並未續催。其從前之為伍氏指使者。已無疑義。至當時伍崇曜託為借貸。不過藉以求債。黃宗漢意在勒捐。原不更思歸款。黃宗漢自收貸捐之利。伍崇曜自避報捐。

之名。各有隱情。不肯明說。即使黃宗漢尚在廣東。亦必不能籌款歸還。何況事隔數任。時逾數檢。又當艱難竭蹶之時。伍氏家貲。雖不及從前。較之官庫。猶為充裕。自應仍由該紳設法清理。適該紳病故。伍氏子弟無晚事者。以致延閣。嗣未准戶部議駁。即飭廣州府李福壽。增知伍氏。今以伍崇曜遺言報捐。上紓。

朝廷之隱慮。下順本省之人情。必當為之奏懇。

恩施。從優獎敘。一時亦尚未能定議。茲敬釋。

諭旨。有礙難宣示者。數端。不敢不為。

皇上陳之。伍崇曜託名美商。僅據該領事申陳。既經奏請。按限扣

還因部文駁斥亦並未索還。臣等所據為辭者印票交伍氏收存。伍氏應別有借據交之美商。若假外人挾制。應即奏參。儻明示以一落外人之手。諸費脣舌。是既寬伍氏挾制之罪。又資外國以口實。使有所據以行其恫喝。印票在伍氏不能處理。清晰必不肯退出印票。若在洋商不能全數歸還。豈肯先行呈繳。與其膠轕而設法收回。不如直截而正詞拒絕。且與外夷交接。惟當據理以示之限制。不當過慮以啟其猜嫌。臣等所謂礙難宣示者一也。廣東艱窘情形。官紳同闕。休戚。臣等每告諭伍氏。直謂已出之財。萬無索還之理。一家收其利。而使一省承其累。伍氏尚為巨

富亦何忍獨享。無論庫款堂款。概不能籌還。乃欲奉寄。諭無論借自何人。總以速行歸款為要。伍氏若據

招旨各言。臣等亦無從置辯。是前之索還尚出於情求。今之索還且將以勢壓。臣等所謂礙難宣示者二也。此項銀兩。經戶部議飭捐輸歸款。羅惇行原奏亦稱向粵東捐助歸款。將由官為勸捐。既難以措詞。將由伍氏私行勸捐。更無此辦法。廣東歷年辦理捐輸。民力彫耗。各州縣藉捐款為辭。正項錢糧報解。益形短絀。臣等以軍餉緊急。前督撫臣定有派捐章程。恐其苛擾平民。改為按照富戶酌量勸捐。平民之氣為之稍紓。而在事誣誇之言。反為之加甚。為地方籌

辦軍餉已多行其阻難為伍氏籌還借款必更滋其抗拒既曉以勸捐歸補之說必且多方要求期遂所欲臣等所謂礙難宣示者三也再四思維方擬由臣等敬謹節錄

上諭宣示責成乃於正月二十二日接准戶部行知既經鈔發則中外宣播必不能揜人耳目若據臣等節錄之

上諭與鈔發之文比較必更有所藉口當即商之海關監督臣毓清暫將部文收藏內署先據羅悖衍原奏飭知伍氏令其趕速清理如果實屬借之美商伍崇曜家屬力難全償亦必俟至情勢兩窮之日再行展限由官幫同料理斷不可先事惶惑使伍氏反得置身事外應懇

皇上天恩俯准依照臣等此奏另頒

諭旨責成伍氏自為清理期使洋人不得生其猜疑伍氏不得行其挾制而臣等亦有餘地以與之辯論開導謹會同署廣

東巡撫臣郭嵩燾粵海關監督臣毓清合詞恭摺密陳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前據羅悖衍奏已故布政使銜候選道伍崇曜捐輸銀三十二萬兩該與美國要在粵海關索本息銀四十七萬餘兩今該紳已於十月二十四日病歿恐海關印票一落外國之手則持券來索入費胥舌請令兩廣總督察看妥辦等語廣東紳士伍崇曜前代籌銀三十二萬兩當時給與海關印票收執初無借自美國之說近來廣東情形公私交困海關

所入稅項不敷撥解。豈能有此鉅款撥還陳欠。伍崇曜身列衣冠。素明大義。豈能豫存挾制之心。致為鄉里所不齒。今該紳雖已病歿。而其家尚稱殷實。自當力圖報效。趕緊清理。以成該故員未竟之義舉。著毛鴻賓卽行諭令該故員家屬。將此項銀兩妥為籌措。自行經理。其海關印票一律收回。僕伍氏子弟明白曉事。尅日清還。是其好義急公。與捐輸軍餉無異。該督仍當據實奏聞。請旨給予優獎。以示鼓勵。

閩浙總督左宗棠奏。上年克復甯波慈谿餘姚各城。英國領事夏福禮等九員。隨同助勦出力。經臣奏明可否請

旨嘉獎。並由臣傳

旨賞給物件。於同治二年十二月初九日欽奉寄

諭左宗棠所請傳旨賞給該員等物件。是否已有成說。惟未明言何項賞件。礙難懸擬。著將各該員等勞績細加察覈。應如何賞養銀兩物件功牌之處等因欽此。臣當即恭錄行知甯紹台道。史致諤飭將各該員勞績等次彙明。以便分別給獎。茲據史致諤開列清摺。並聲稱上年助勦除夏福禮等九員外。尚有英國參將銜兵頭葛格。兵頭芬治。法國兵頭法蘭克等三名。均屬出力。間保時遺漏。應請一併補獎等情前來。臣維功牌與寶星。雖同為外國人所重。然寶星一項。事費工鉅。必須外洋匠人製造。方能合式。不如功牌本為中國

名器

頒賞遠人。尤為羣情所欣羨。臣已另行刊刻擬請

賞給英國總兵哇樂德克額功牌一張。盤龍功賞頭等金牌一面。閃緞衣料四件。湖縐四匹。大荷包一對。小荷包一對。法國參將權授中國兵官德克碑頭等功牌一張。盤龍功賞頭等金牌一面。閃緞衣料二件。湖縐二匹。大荷包一對。小荷包一對。英國領事夏福禮閃緞衣料四件。湖縐四匹。大荷包一對。小荷包一對。法國稅務司日意格法國兵頭法蘭克法國參將銜兵頭葛格英國水師都司賈達古英國兵頭芬治二等功牌各一張。盤龍功賞二等金牌各一面。閃

緞衣料各二件。湖縐各二疋。大荷包各一對。小荷包各一
對。法國教主田雷恩英國編譯官有雅芝三等功賞金牌
銀牌各一面。閃緞衣料各二件。湖縐各二疋。大荷包各一
對。小荷包各一對。英國都司波格樂英國兵船參將銜醫
官伊爾塞三等功牌各一張。功賞銀牌各一面。閃緞衣料
各二件。湖縐各二疋。大荷包各一對。小荷包各一對。遵
旨填註旨內。飭交甯紹台道轉給各該員祇領。以上各件均經史
致諤再四稟商。探知各洋將之情。得此已為榮幸之至。

御批知道了。

三月丁未。湖南巡撫惲世臨奏。臣承准議政王軍機大臣

字寄。二月十二日奉

密諭一道等因欽此。跪聆之下。惶悚莫名。竊田興恕與臣素未謀面。前據鎮筳鎮道以黔省軍務萬分喫緊。楚邊處處戒嚴。兵力不敷分布。田興恕現由四川取道黔疆回籍。稟請留辦防務前來。臣未加細察。遽行據稟奏留。實屬冒昧。嗣聞田興恕奉四川督臣駱秉章劄調入川。當即另派副將田連考等接辦募勇防邊事宜。昨復據辰沅道胡鏞稟稱。四川督臣委涪州知州姚實銘赴鎮筳守備。田興恕入川擬於二月十六日起程等情。伏思駱秉章向為田興恕所感。服。此次委員提解。必能傳諭以安其心。不令有所疑畏。臣

一面劉飭辰沅道查明田興恕如過期未行。卽委員隨同姚寶銘催解前進。仍飭將起程日期申報。斷不任其逗遛。至湖南在省官紳。現查無與田興恕親信之人。卽卽毋庸再行添派。以期慎密。

已酉伊犁將軍常清奏。前派領隊大臣托克托奈圖庫爾等在西北紮營分堵。前任領隊大臣巴哈善在西南督兵設防。均時有呈報前來。茲據巴哈善報稱。八月十二日。擒得從逆之哈薩克二名。解城。又於十四日探有俄人三十餘人。馱運物件。距營五十餘里行走。當飭總管帶兵前往查探。相遇。因俄人詭計。口稱前來說和。且勿動手。正在疑

信未定之際。俄人倏施火槍。兵丁受傷五人。我兵用挂礮轟焚俄匪七人。原不難盡數殲滅。誠恐兵勇利彼駛件。肆行誅戮。日後必証我為刦奪。有所藉口。故驅逐出卡。并未窮追。俄人向西退去等語。又據圖庫爾等報稱。探得哈薩克云。俄人有與法瑯阿哈勒沁。怕里雅克。安集延等處。打仗情事。并廣招哈薩克。布魯特。於十月間議事。眾哈薩克。被俄人折磨。均皆報怨。又聞得鐵色克。頗知悔罪。自稱所行罪惡過重。不知能寬恕否。欲來認罪。實深恐懼。鐵色克現在患病云云。刺下俄人均已退至阿里木圖。喀怕勒等處。地方過冬。科斯莫鑾並未存留之人等語。查科斯莫鑾

地處卡外。而實在開齊之內。距惠遠城四百一十里。阿里木圍。及客怕勒兩處。距惠遠城七八百里。無論路途之遠近。以及所探哈薩克暨鐵色克之所言。是否確實。均不足深信。惟俄人既已全數遠颺。則官兵勇俱應撤回。以紓羣力。而節糜費。現將兩路官兵勇陸續內撤。又恐俄人乘我不備。銜枚暗襲。未敢大意。而西北之冬季博羅胡吉爾卡倫廟宇房屋。被賊折壞。不能棲止。兼與西南之鄂勒果珠爾地方。均因雪大草枯。難以安營。遂將守卡官兵。移於奎屯卡倫暫駐。并派官三員。兵二百名。在西北吐爾根地方防堵。又官兵二員。兵一百名。在西南春吉地方防

堵均作為換防之兵。每月更換一次。以均勞逸。俄人知我有備。且值大雪。遠自不能冒險內犯。故目前暫可休養兵力。而來歲春融。難保不再來侵犯。况俄人詭計百出。既以充橫示強。復以趨趨示弱。忽恭忽倨。乍偽乍真。亟應防範。其所施炸礮。火箭。礮子等件。皆均已存庫。恐其異日狡賴。持以為證。所幸俄人礮力雖猛。而不善使用。每遇交鋒之際。礮子皆從高而過。我兵於二十六二十七。五月十五十九等日。四次接仗。索倫總管富珠爾泰。被哈薩克用棒打傷脊背。兵丁受傷者三十三名。陣亡者十名。統計南北兩營先後接仗十餘次。受傷陣亡兵勇。回子民夫。不過

九十餘名。容侯詳細查明造冊報部。俄人受傷及轟斃者亦不甚多。每次收隊。俄人攜屍而去。故不能得其實數。惟哈薩克、布魯特種類眾多。從逆受創者則不計其數。叛亡自取。無足深惜。至內附之哈薩克、布魯特等。才謹遵

諭旨。善為撫綏。加意激勸。俾為我用。不致絕其向善之念。才隨時獎賞鼓勵。以堅其心。使其餘部落聞而向化。其首鼠兩端之處。亦當加意嚴防。並遵

旨一體知照。各城於俄人之舉動。諸凡嚴密豫備。萬勿為其所乘。喀什噶爾尤宜慎重。以仰副

聖主綏靖邊疆之至意。此次派兵丁遣勇分路防守。時當夏令。該

兵勇等奮不顧身。同仇敵愾。迨至節甫交秋。山坳異常凜冽。雪深數尺。等委員勸捐皮衣。運送大營。賞與遣勇。衣少人多。實不敷用。既已無貨購買。且又趕辦不及。僵凍情形。直令人不忍坐視。而且逼近俄營。輜重堆積。尤生黷羨。竟能恪遵。

功令。忍凍堅持。不敢越營肆掠。然每值俄人犯卡。一經出隊。必挫光鋒。似此深知法紀。若不據實陳明。籲求鼓勵。何以示勸勉。而詔將來。刻下已分別飭查兵丁及遣勇等姓名。容俟造冊齊備。再當并出力官弁。另摺籲請。

恩施。惟冀普惠。

皇仁以作三軍之氣

常清人奏 才前奉寄信

諭旨飭令按照俄國使臣單開迅速妥議分界並令明謄明緒於
該使臣到塔爾巴哈台時妥議章程等因又據明誼等咨詢伊
犂各爰曼地界並如何安置哈薩克布魯特等情才以事
關兩國分界必須日久相安方臻妥善當即派委各領隊
大臣分赴所轄地面細勘有無妨礙曾經奏明在案茲據
各領隊大臣先後回城才詳加詢問深悉梗概爰就山川
形勢道里遠近繪圖貼說寫明界址里數瞭如指掌其偏
內地太近之區實有妨礙將來議分之時必須與俄使婉

高仿照塔爾巴哈台辦法。讓出三百里。庶覺兩國相安。所有地圖。才咨呈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一分。呈咨送塔爾巴哈台明瞭。明緒各一分。以憑查辦。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常清奏俄人遠遁。凱撤兵勇。並辦理善後。請飭明該會俄使赴伊犁商辦讓地。派員勘界。繪圖貼說。各摺片。覽奏均悉。俄人現均退至阿里木圖。客怕勒等處。地方過冬。伊犁防邊官兵。自可內撤。常清現將守卡官兵。移於奎屯等各卡。倫暫駐。每月更換一次。防範尚屬周密。惟此時業已春融。雪化。難保該夷不再來侵犯。著常清隨時加意嚴防。毋稍疏忽。內附之哈薩克布魯特等。仍著隨時獎勵。以堅其心。其餘部落有

首鼠兩端者。亦當加意嚴防。鐵色克如知悔懼。卽當設法確探。招令內附。以散俄人黨與。巴哈善將僞稱說和。猝傷我兵之夷人。轟斃七人。旋將該夷餘眾驅逐出卡。並未盡數殲滅。以防俄人誣我剽奪。用意亦頗周密。在防兵丁確守紀律。並不越營往掠該夷輜重。而出隊擊挫兇鋒。自應加以鼓勵。至俄人於分界一事。蓄意侵占。所議單內。於索倫營地面相距僅二十餘里。勢難相安。前已諭令常清明緒。明諒與該夷商酌。謀出數百里。並將內附之哈薩克。布魯特。招徠撫輯。若仍違前旨辦理。伊犁自用兵以來。該夷頗有忌心。將來俄使前來分界時。難免不種種逞刁。明諒等自當剛柔互用。相機妥辦。毋令決裂。常清仍當督

飭防邊將士嚴密備禦。毋為所乘。常清擬令明誼會同該使臣
前赴伊犁商辦一切。恐該使臣未肯前往。該將軍現就山川形
勢。道里遠近。繪圖貼說。寫明界址里數。咨送總理各國事務衙
門。並明緒、明誼等。本日已諭令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酌辦矣。並
著明誼、明緒、侯倭使到塔時。即按照送到地圖。詳晰定議。速行
辦結。

甲寅。成都將軍崇實。四川總督駱秉章奏。臣等前來

諭旨。將田興恕提解來川羈禁。當將派員前往黔楚邊境查提。先
行具摺覆陳在案。即於同治二年十二月初一日。密劄涪
州知州姚寶銘前往辦理。同治三年二月初三日。復奉正

月初三日

密諭。臣等加劄嚴催委員姚寶銘迅速查提。俟入川境先行奏報。
本日據該員稟稱。接奉前劄當即起程。沿途探訪。知田興
恕已回鎮。當即趨程於正月十四日徑至鎮。將劄交
田興恕閱看。並面述一切。田興恕感激涕零。毫無異議。當
即料理行裝。擬於正月二十五日起程來川。聽候羈禁。忽
於二十三日。接到湖南撫臣譚世臨咨。留在鎮招勇解防。
並函稱附片奏明。田興恕既得此信。來川之議因而中止。
現復整頓軍裝。料理營務。欲俟湖南巡撫回摺到日。再行
遵辦。該員往返奔馳三千餘里。竭盡心力。已將奉委之件

辦理穩妥。乃忽有意外之變。實難逆料。據實馳稟。並將湖南撫臣咨函照鈔齎呈等情。臣等接閱之下。不勝駭異。伏查田興恕本欲遵

旨來川。乃忽因湖南撫臣譚世臨咨留在鎮募勇辦防。並許以附片代奏。田興恕武人無知。指此不無希冀。川中委員持劄前往。既難以理喻。且現復招募勇丁。若委員強行提解。勢必不行。臣等不勝焦灼之至。如再派員前往。不惟往返有需時日。且田興恕希圖湖南撫臣譚世臨代表。仍必推諉不肯來川。耽延日久。案情不免反覆。若徑行拏解。不但田興恕愈懷疑畏。並慮其所募勇丁稍形抗阻。勢將另生波

拆重煩

朝廷之慮。臣等再四籌商。惟有請

旨飭下湖南撫臣。憚世臨。迅速委員先將所募勇丁遣散。就近提解。田興恕前赴湖南省城收禁候

旨。一面飛咨雲貴督臣勞崇光。迅速結案。况田興恕已回原籍。卽在原籍羈禁。既不慮其懼罪遠颺。羈禁本省。聽候結案。亦屬正辦。彼教中亦不至饒舌。如此辦理。庶免再生枝節。徒耽時日。以致案懸不結。更費周章。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崇實。駱秉章奏。四川委員姚寶銘前赴湖南。迎提田興恕。本擬正月二十三日起程來川。因憚世臨奏懇

將田興恕留楚辦防事遂中止。耽延日久。案情恐有反覆。請飭
惲世臨就近提解田興恕至省收禁。候旨結案等語。田興恕之
案。可以將就了結。實萬不可失之機會。前因惲世臨請留田興
恕募勇辦防。所陳實屬冒昧。當經降旨切責。並諭令該撫將田
興恕迅速解川。復恐此事久稽。乃生枝節。又諭令崇實。駱秉章
嚴飭派出之員。會同楚省官員。解押田興恕入川。卽行監禁。想
該將軍督撫等。必能欽遵辦理。至田興恕籍隸湖南。若卽在本
省羈禁。殊不足以昭慎重。崇實。駱秉章所請留楚監禁之處。著
毋庸議。惲世臨日前覆奏。據稱已派副將田連考接帶新募之
勇。一面查明田興恕如過期未行。卽委員會同姚寶銘催解赴

川等語。著憚世臨嚴飭派出委員。會同姚寶銘迅速將田興恕押解入川。儘任令借端延誤。託故不前。是此事皆為憚世臨所誤。必惟該撫是問。崇實駱秉章仍恪遵厯次諭旨。趕緊迎提監禁。一面具奏。一面飛咨勞崇光張亮基。以便迅速定擬具奏。教民一案。臺經派令崇實駱秉章在川妥籌辦理。現在事體已有端倪。自應乘機達了。免其抵償。以存體制。勞崇光張亮基務遵厯次密諭。一俟田興恕到川收禁後。卽迅速定擬具奏。

庚申閩浙總督左宗棠奏。權授中國總兵法國參將德克碑自議立條約以來。最為馴謹。聞有性急多疑之處。一經坦懷指示。並不爭執。此次助攻杭城。與記名提督高連陞。

同事見高。連陞樸勇謹厚。尤為推重。每次攻勦。極肯出力。杭城克復。實著勞績。擬由臣等給紋銀二萬兩。分賞所部。常捷軍出力弁兵。可否。

賞加德克碑提督銜。並

賞給大小荷包衣料。以示優獎之處。出自

天恩。

諭內閣。左宗棠奏。攻克杭州一摺。權投浙江省總兵德克碑帶兵助勦。尤為出力。著賞給頭等功牌。並賞銀一萬兩。以示嘉獎。

諭議政王軍機大臣等。左宗棠奏。請將德克碑賞加升銜物件。上年十一月間。英國總兵戈登。隨同官軍攻克蘇州。曾經明降諭。

旨。賞給該洋將頭等功牌。並賞銀一萬兩。復以外國本有寶星
名目。諭令李鴻章將賞給戈登頭等功牌。仿照製造。變通辦理。
嗣據李鴻章奏稱。於賞銀一萬兩外。先已允給常勝軍犒賞洋
銀七萬元。均經如數籌給等語。英法兩國向來互相爭勝。中國
駕馭之法。惟在一例相待。不可歧異。致令有所藉口。左宗棠請
賞加德克碑提督銜。並賞給大小荷包衣料之處。與前次獎敘
戈登諭旨不符。未便互有參差。本日已於明降諭旨內。將德克
碑一例賞給頭等功牌。並賞銀一萬兩。以示嘉獎矣。所有頭等
功牌式樣。亦應與前賞戈登式樣一律。即著左宗棠向李鴻章
咨取前式仿照製造。並著左宗棠無論何款。動用銀一萬兩。一

併賞給。所稱由該督籌給德克碑銀二萬兩。分賞所部常捷軍出力升兵之處。與李鴻章前次另籌銀七萬元。給與戈登犒軍辦法相符。卽著照所議辦理。至德克碑雖權授中國總兵尚歸甯紹台道節制。故能聽浙省統帥指揮。若徑加以提督銜。則該洋將官職較崇。難保不漸生驕縱。恐以後難於駕馭。是以未經照准。如該洋將以得受賞物為榮。卽著左宗棠備辦衣料等物。傳旨賞給。以示鼓勵。此中操縱之法。全在體察洋人性情。相機辦理。將來浙省軍務肅清後。亦須將該洋將撤回本國。庶免日久另生枝節。

等解夷務始末卷之二十三